

中 国 当 代  
教 育 学 家 文 库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 组编

# 课程论重建 与教育科学的研究 (上册)

| 陈 侠 ◎著 |

| 吕 达 刘立德 ◎主编 |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 课程论重建与教育科学研究

(上册)

陈 侠 著

吕 达 刘立德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四贴有含人民教育出版社注册商标  的标识，  
无此标识者视为盗版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课程论重建与教育科学研究/陈侠著. —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2017. 1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吕达，刘立德主编)

ISBN 978 - 7 - 107 - 30785 - 0

I. ①课… II. ①陈… III. ①课程—教学理论—中小学  
②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 IV. ①G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4246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pe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张：64.25 插页：1

字数：1051 千字 印数：0 001 ~ 2 000 册

定价：161.2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电话：010 - 58759215 电子邮箱：[yzzlflk@pep.com.cn](mailto:yzzlflk@pep.com.cn)



陈侠 1915年生，江苏扬州人。

1933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师范科，同年起先后任江苏省立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教员、江苏省立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属小学主任（相当于校长）、江苏省立扬州实验小学低级部主任、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乡村教育》杂志编辑。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进入内迁到西北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后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学习；1942年毕业，留校任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助教，并师从著名教育家李建勋读研究生。1947年起晋升讲师。翌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曾兼任该校附

小校长，历任该校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及甘肃《地方教育辅导丛刊》编辑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调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任编辑。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历任教育室编辑、副主任、主任、编审，《教育译报》副主编。“文革”期间，“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干校劳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又回到人教社工作。1979年，参与发起成立全国教育学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前身），任首届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80年参与创立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室（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前身），任研究员。1981年，参与创办《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任副主编，并主持日常编务工作。1983年6月10日，教育部党组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教社合署办公，陈侠任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学分支学科副主编，河北大学、西北师大等7所高校兼职教授，《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兼《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卷主编，民盟人教支部负责人、民盟北京市委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2年病逝。著有《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国民学校教学实际问题》、《国民学校教学之改进》、《论教育规律及其他》、《师范教育和教育科学》、《课程论》等。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组编

理 事 长：郭 戈

副理事长(以下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班 华 蔡 春 冯增俊 郭元祥 扈中平  
靳玉乐 李夏彬 刘立德 陆有铨 王本陆  
王铁军 吴永军 张廷凯

秘 书 长：刘立德（兼）

学术秘书：韩华球 刘 捷

# 人教版教育学家文集系列

包括《中国当代教育论丛》(20卷,已出齐)  
和《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正在陆续出版)

超越与创新	鲁洁
教育论集	王策三
现代教育论集	成有信
教育改革与学术争鸣	萧宗六
教育问题的理论求索	孙喜亭
教育:传统与变革	顾明远
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	黄济
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	潘懋元
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
教育学的探究	瞿葆奎
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	胡德海
教育的困惑与诠释	李放
教育:求真留痕	金一鸣
教学的理论与艺术	董远骞
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	吴式颖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王炳照
教育事业·教育科学·教育艺术	吕型伟
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和谐变奏	燕国材
现代教学论生成发展之思	裴娣娜
基础教育政策与课程教学改革	文喆
在世界范围内寻觅现代教育智慧	单中惠
教育的哲思与审视	陆有铨
我的教育觉悟	谢维和
调适与转型:传统教育变革的重构与想象	田正平
课程论重建与教育科学研究	陈侠
东西方教育的覃思	任钟印

(按出版时间排序)

---

##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深入进行，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理论界不少学者在理论研究与学术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学风正派，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们的精辟见解大都集中反映在凝聚着他们心血的一部部鸿篇巨制和大量学术论文之中。

系统、科学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于廓清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精华、揭示规律，为今后的教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组织编选了20卷本中国当代教育学家自选集《中国当代教育论丛》（简称《论丛》），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论丛》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列为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成立35周年之际，我们决定组织编选新时期教育学家自选集，定名为《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简称《文库》）。《文库》是《论丛》的继续，与《论丛》相得益彰、互为补充。《论丛》已收录的，《文库》不再收录。

这套《文库》各卷的作者大多数是中国当代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研究领域的专家。在长期的教育科学的研究中，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术思想开放，工于学理分析，努力揭示教育的客观规律，促进教育学的科学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始终关注着现实的重大教育问题，或系统阐述，或直书议论，或发表评论，或提出商榷，撰写了一批对我国教育理论建设及教育改革与发展有

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及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荟萃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精华，折射出我国新时期教育学家对教育科学和教育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奉献。有的论文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术观点，我们相信，实践会做出检验，时间会做出评判，读者会做出思辨。

这套《文库》主要采取论文选辑的形式，每人一卷；收入的选文精选自著者发表过的有关论文，分别标明出处，必要时加题解说明；各卷的选文主题相对集中；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对每卷篇幅有所限制，对有些内容不得不忍痛割爱，这是需要向作者和读者特别说明的。

这套《文库》的编选、出版，是我们系统总结新中国教育理论学术成果的重要举措。教育学术界学者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各卷作者付出了辛勤劳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以教育事业为重，以学术为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资助。对此，我们深表谢意！限于水平，这套《文库》的编选、出版工作可能存在不妥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指教为感。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2014年10月

# 代序

## 陈侠先生：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吕 达 刘立德

陈侠先生（1915—1992），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系我国现代著名课程学家、教育学家和编辑出版家。这位课程论一代宗师，不仅在人教社主持编辑出版了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并执编教育期刊，而且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教育科学研究，撰写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陈先生不愧是研究型、专家型编辑的典范。叶圣陶先生称他为“认真研究教育的有心人”。他的教育学术成果，极大地充实、丰富了中国教育科学宝库。缅怀他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为教育出版事业、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为重建我国课程论体系和推动课程改革所做出的业绩，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陈侠，1915年2月6日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33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师范科，同年起先后任江苏省立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教员、江苏省立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属小学主任（相当于校长）、江苏省立扬州实验小学低级部主任、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乡村教育》杂志编辑。同时，参加初等教育研究社，参与编撰《初等教育研究集》。陈侠从做小学教师开始，一直坚持写心得，坚持教学与科研互动，这对他最终成为成就卓著的教育学家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侠进入内迁到西北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后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学习；1942年毕业，留校任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助教，并师从著名教育家李建勋读研·

究生。1947 年起晋升讲师。翌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曾兼任该校附小校长，历任该校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及甘肃《地方教育辅导丛刊》编辑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陈侠于 1950 年调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任编辑。同年 12 月 1 日人教社成立后转本社工作，历任教育编辑室（原名编审部教育组）编辑、副主任、主任、编审，《教育译报》副主编。“文革”期间，人教社被解散，全体人员“下放”到安徽凤阳。“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陈侠虽已年过花甲，却以高昂的热情投入编辑出版和教育科研工作。1979 年，他参与发起全国教育学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前身），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80 年 4 月，参与创立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室（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前身），任研究员。同年 6 月 19 日，人教社成立《课程·教材·教法》杂志编委会，戴伯韬任主任，叶立群、陈侠等任副主任，由陈侠主持日常工作。1981 年，《课程·教材·教法》正式创刊，陈侠任副主编，并主持日常工作（当时没有单独编辑部）。1983 年 6 月 10 日，教育部党组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7 月 20 日邓小平题写所名。这是第一家国家级面向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研究机构，陈侠任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后，课程教材研究室改建为课程研究室，以研究课程理论为主，由陈侠负责；教材研究任务则由各学科编辑室承担。鉴于陈侠在教育学术上的造诣，他还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学分支学科副主编，西北师大等 7 所高校兼职教授，《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兼《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卷主编，并当选民盟人教支部负责人、民盟北京市委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6 年虽办理退休手续，但他退而不休，仍一如既往地积极主动承担许多编辑出版工作和研究任务，直至病逝。

陈侠毕生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一方面投身教育教学的实际工作，并从事师范教材和教育书刊编辑出版工作，另一方面执着地潜心于教育科学研究。他著述颇丰，主要有《建国的儿童训练法》（1941 年版）、《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1944 年版）、《国民学校教学实际问题》（1946 年版）、《国民学校教学之改进》（1948 年版）、《论教育规律及其他》（1983 年版）、《师范教育和教育科学》（1985 年版）等。他还有大量教育译著行世，并主持选编了《李建勋教育论著选》和《傅葆琛教育论著选》等。而最为著称于世、影响深远的传世之作无疑是《课程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二

在上世纪 20—40 年代的中国，课程论这门学科也曾昙花一现，既有翻译引进的外国课程论著，也有包括陈侠在内的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课程史和课程论著述。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由于政治原因，我国的教育学和苏联的教育学一样，从宏观结构看，没有关于课程的专门篇章，只有“教学内容”的章节。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就课程教材改革而言，单有国家课程和一套教材已远不能适应各地各校要求，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研发呼之欲出，“一纲多本”教材也势在必行。关注学校课程的人越来越多，课程教材研发人员，教育领导和管理干部，尤其是广大教师，都需要课程理论知识。不懂得课程，就不可能自觉地、准确地执行课程计划（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更不可能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发课程，也不可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选择和使用适合自身情况的教材，以提高教学质量。

陈侠正是较早地认识到社会的转型，从而较早地把视线聚焦到学校的核心问题——课程。当教育结构（即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及相互关系）问题基本解决后，教育改革必须也必然深化到学校课程领域。课程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是学生通往社会的桥梁。在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上，显然，以往以教学（论）等同或代替或涵盖课程（论）的理论已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行不通。课程、教材、教学三者既密切相关，又不能完全等同。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教育开始了重要转折：1985 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教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1986 年，我国决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在此背景下，1986 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由编审合一走向编审分开，由国定制走向审定制，由“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即在国家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这是我国中小学教材“制度”的重大变革（此前我国中小学教材也曾有过多样化，而且人教版教材也有过多样化，既有面向大部分地区的教材，也有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实验教材，但国家教材基本制度尚未改变）。教材制度的变革，既与课程教学改革密切相关，又直接影响课程教学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个事件，均早于 1986 年。其一，1983 年我国首家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而在此前的 1980 年，人教社即已设立了课程教材研究

室，由陈侠具体负责。其二，1980年，人教社开始筹备《课程·教材·教法》，陈侠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该刊创刊伊始，就发表了叶圣陶、戴伯韬、叶立群和陈侠等老一辈教育家有关课程改革的一系列论文。这些先驱者们以该刊为阵地，最早吹响了我国新时期课程改革的号角。其三，陈侠从1984年起为多所高校研究生系统讲授课程论。后来，课程论这门学科正式进入我国高校课程教学计划之中，乃至许多高校陆续设置课程学系或课程与教学系，课程与教学论成为越来越多硕士生、博士生攻读的学科和研究方向，应当说，陈侠开讲课程论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毫无疑问，上述三个事件并非孤立，亦绝非偶然。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为我国新时期课程论的重建提出了急迫要求，呼唤课程论在教育学体系中占有应有地位。同时，在这个大背景下，各地中小学课程改革丰富的实践探索，为课程论的重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鲜活营养。当时先后任人教社主要领导的戴伯韬、叶立群等高瞻远瞩，洞察时局，甘当伯乐，知人善任，把编写我国第一本课程论的重担交给了陈侠。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这样的眼光和胸怀，从事业出发，尊重知识和人才，与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是非常值得称道和发扬光大的。陈侠不负重托，除了不折不扣做好一系列师范教材和教育书刊编审工作，全心全意履行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秘书长职责外，经过9年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出色地完成了《课程论》撰著任务。

陈侠《课程论》1989年3月由人教社出版，而该书的主要学术成果在此前几年中已陆续发表于专业期刊或高校讲坛。这部《课程论》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课程论学术专著，又是新中国第一部课程论学科的大学通用教材。它的特点主要有：其一，作者明确把“中国特色”作为目标，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论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结构体系和话语体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是该书最鲜明的特点。这也是作者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尝试。其二，该书不是空谈理论，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有的放矢，把学校课程编订与教育目标挂钩，分别阐述学校课程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目标和课程的性质、任务、类型、编订、实施和评价的关系。其三，该书内容丰富全面，深入论述了课程论各方面的问题，包括课程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中国和外国学校课程的演变，国外课程理论流派，制约学校课程的各种因素，学校课程的

编订和实施，学校课程的评价，学校课程编订的发展趋势等。其四，特别具有重要价值的是，该书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来学校课程编订和实施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使这些可贵经验理论化、系统化，这对我国今后课程改革无疑具有重大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意义。该书把我国几十年来在课程编订和实施中遇到并争论过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总结概括为应如何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现实需要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发展智能的关系，文与道的关系，巩固“双基”与吸收新知的关系，统一要求与适应差异的关系，文科与理科的关系，逻辑系统与心理系统的关系，直线前进与螺旋上升的关系，课内与课外的关系。

综上所述，该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学校课程进行了研究，突出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课程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初步确立和奠定了中国课程论学科体系、框架和范式，成为当时和后来课程论的学术研究、教材编写和教学改革的领跑者。该书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国课程论教学和研究水平，它对新中国课程论的重建和发展立下的筚路蓝缕的开拓奠基之功是彪炳史册的。同期和此后我国又有一些课程论专著应运而生。课程论研究在我国教育学界渐成热点，甚至一度发展为“显学”。在我国，课程论作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地位终于得以重建，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随后又催生了全国性的课程研究学术组织——课程专业委员会（后改名课程学术委员会，隶属于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饮水思源，我们应当铭记陈侠先生对课程论研究的开拓引领之功。

《课程论》是陈侠一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和主要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最宝贵的学术遗产。该书由于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甫一出版，两年内即连续两次获得殊荣：出版当年即荣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1991年又荣获《光明日报》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该书至今仍被一些高校列为教育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和教学必读书。

在撰著《课程论》的同时，陈侠还主编了《课程研究丛书》及《教育大辞典·课程和各科教学》。这些工作在当时对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奠基也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陈侠主编的《课程研究丛书》从1985年开始由人教社陆续出版，选题中既有翻译引进的发达国家的课程专著，又有我国学者自己的课程专著。译著主要包括：英国丹尼斯·劳顿等人的《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美

国比彻姆的《课程理论》，日本伊藤信隆的《学校理科课程论》，苏联克拉耶夫斯基等人的《普通中等教育内容的理论基础》。《教育大辞典·课程和各科教学》的编纂工作，正好同人教社各科教材编辑和研究工作密切相关，陈侠组织各编辑室人员参与其事，实际上成为人教社一项重要的科研活动，既出了成果，又锻炼了队伍。

还应当指出，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奠基工作与《课程·教材·教法》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陈侠一方面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课程论文章，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广大读者作者交流，以文会友；另一方面广泛联系、吸引、凝聚作者读者的力量，营造课程改革势在必行的社会舆论，为课程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该杂志定位明确，特色鲜明，越办越大，越做越强，被誉为“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助手，教改的参谋”，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

概而言之，陈侠对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先驱性、奠基性贡献，可以归纳为五个“第一”。一是撰著了我国第一部课程论专著，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课程论学术论文，既提出了课程论的总体架构、学科体系，又探索了课程论的重点问题、发展方向。二是在新中国第一部《教育大辞典》中主编了《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卷，第一次界定或规范了课程和各科教学的有关内容。三是担任河北大学、辽宁师大、哈尔滨师大、西北师大、华南师大、广西师大、杭州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是在全国高校系统讲授“课程论”这门课程的第一人，课程论在教育科学中的学科地位开始确立。四是主持执编国内第一本课程专业期刊《课程·教材·教法》，为课程论的重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五是主编新中国第一套课程学术丛书《课程研究丛书》，为中国特色课程理论体系的创建和完善提供了学术支撑。

### 三

课程论的重建不是孤立的，没有相关领域的丰富知识、学养、经验和成就，课程论的重建就只能像空中楼阁。陈侠之所以能在课程论重建上卓有建树和突破，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是，他在相关领域都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具有广博深厚的学识根基、开阔的学术视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课程论重建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石。

### (一) 课程史——昨天、今天与明天：让历史照亮现实、告诉未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昨天和前天，就不会有今天。昨日之史，是今日之论必不可少的借镜。不了解历史，既可能把老祖宗早已知悉的道理、行之有效的举措，当作自己的新发现、新发明来炫耀，也可能重蹈覆辙，穿新鞋走老路，或者走弯路甚至走错路，而茫然不知。

陈侠早在七十年前的1944年就撰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小学课程史专著《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这部专著共六章，对近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宗旨及目标、课程演变及特色、课程实施及成效进行了认真总结、概括和分析，并进行了点评。该书出版六十多年后，由李臣之重校，入选由瞿葆奎领衔主编的《20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2007年版）。这套丛书《出版说明》指出：“辑入这套《丛编》的，皆历经了50年以上时间检验的、水平较高、影响较大、领学科风骚的著作。”应该说，陈侠这本课程史著作，为他四十多年后的课程论研究铺垫了道路。无独有偶，也是四十多年后，作为陈先生团队的后学者，笔者（吕）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中学课程为切入口。一个小学，一个中学，看似巧合，实属必然。

史论结合，据史立论，论从史出。前天和昨天是今天和明天的必由之路。让历史照亮现实、告诉未来，这就是课程史对课程论必不可少的作用。

### (二) 教学论——与课程论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

课程（论）与教学（论）的相互关系有四种说法：一是二元论，二是同心圆论，三是交叉论，四是互动论。无论哪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课程（论）与教学（论），谁也离不开谁，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显然，研究课程论，必须也必然关注教学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陈侠虽以课程论专家著称，但他的目光须臾未离开过教学论。这里仅举他对几个重要概念的辨正。

上世纪50年代初，无论是凯洛夫《教育学》最初的中译本，还是我国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把俄语中三个相关的词译为“教育”、“教养”、“教学”。由于含义不清，难以正确界定和区分，给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际工作，特别是给师范院校师生带来许多麻烦。经研究，陈侠认为三个词含义相近，都可统译为广义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学不必把“教养”这个概念同“教育”和“教学”混在一起，通常只要提“教育”和“教学”两个概念就行了。陈侠在

《人民教育》1953年第3期发表论文，对这个问题专门做了辨析。在一次讨论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的会议上，陈侠提出了上述建议，得到在场的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的肯定，并在会上确定下来。此后，我国教育界不必再为弄清“教育”、“教养”、“教学”这三个含义不清的概念而困扰和浪费时间了。

“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人们对全面发展含义的理解却是混乱的。凯洛夫《教育学》1948年版中译本（1951—1952年出版）把“全面发展”译成“个性的全面发展”。陈侠认为这样翻译不准确，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原意，给我国教育界造成了许多混乱。他查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育学著作和辞典等，经过分析研究，写成《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全面发展》一文（载《人民教育》1956年第12期），指出：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全面发展，则是个人兴趣、爱好、性格、气质、特长的发展，而这样就很难说是全面发展了，尽管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了发展个性中的积极因素，但不能仅限于这些方面。在当时，由于译文不确切，许多人写文章讨论“‘个性’的全面发展”时争论不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师范院校师生在教育学、心理学教学中也遇到同样难题。陈侠经过考辨，厘清了“全面发展”这个术语的正确译法，随后，1957年，陈侠牵头翻译了1956年版凯洛夫《教育学》。

### （三）心系师范教育——紧紧围绕整个教育的工作“母机”

陈侠早年毕业于高中师范科，后在师范大学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又当过小学教师和校长，还长期从事师范教材编辑出版工作。他毕生与师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师范教育一往情深。

基础教育课程与师范教育密不可分。陈侠认为，研究课程论（这里主要是指基础教育阶段），毫无疑问，必须也必然同师范教育同呼吸共命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一生为师范教育大声疾呼，鸣锣开道。其执编《课程·教材·教法》一直坚持设置“师范教育”专栏就是一个例证。这同早期人教社“一体两翼”方针（以中小学教材为主体，以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为两翼）也是完全吻合的。

陈侠曾担任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多年，其间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师范教材

研究开发工作。1952年秋，教育部向人教社提出了编写中师《教育学》和《心理学》教材的要求。陈侠作为教育编辑室负责人，既是这两部教材编写的组织者之一，又是《教育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这两部教材在我国曾长期使用。

1985年7月，陈侠根据刚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不失时机地策划了《师范教育丛书》。该丛书定位是：为在职中小学教师、师范院校教师及教育行政干部提供比较系统的教育学科进修用书，并为各级师范学校学生提供教育学科课外读物。这套丛书共十卷十一册，计有：《教育概论》、《中国教育史纲》（两册）、《外国教育史略》、《教育心理学》、《教学理论和方法》、《学校德育》、《学校体育》、《学校管理》、《中小学的劳动技术教育》、《人民教师的道德修养》。该丛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套师范教育丛书，对十年动乱后师范院校广大师生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 （四）洋为中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门学科的建立（或重建）和发展，既要继承发扬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又要借鉴吸取国外先进的学术成果和智慧营养。没有继承就难以发展，没有借鉴就难以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侠担任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当时恰逢学习苏联的高潮时期。他主持或参与主持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苏联师范教材和教育理论图书。

凯洛夫总主编的俄文版《教育学》有1939年、1948年和1956年三个版本。因为该书由当时苏联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凯洛夫任总主编，因此我国学者俗称“凯洛夫教育学”。1950年12月，人教社翻译出版了该书1948年版的上册，翌年10月，翻译出版了1948年版的下册。1951年3月和1951年12月人教社出版了该书上下册的第一次修订版，1951年12月和1952年12月人教社又出版了该书上下册的第二次修订版。第一次修订版改正了译文的个别词句，第二次修订版对译文做了若干原则性的修订。全国各地的师范院校、各类教师进修学校、教育部门、干部培训部门统一把凯洛夫的《教育学》作为指定教材。《人民教育》杂志1953年第3期发表了陈侠的专文《凯洛夫〈教育学〉中译本第二次修订述要》。

1956年，凯洛夫访华。人教社社长叶圣陶专门会见了凯洛夫。在华期间，凯洛夫向中方透露了俄文新版（1956年版）《教育学》刚刚修订完毕的信息。